（广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目　　录

重印说明……（1）
1 **陆荣廷讨袁的经过**……林　虎（2）
2 陆荣廷讨袁的原因……马毅堂（20）
3 陆荣廷讨袁和收缴龙觐光枪械……卓锦瑚（23）
4 陆荣廷派区公武入京坐探……廖中翼（31）
5 一支“护龙”部队的战斗……曾耀光（33）
6 我在护国军都司令部工作的经过……陈树庭（36）
7 陆荣廷再造民国的功勋……梁启超（44）
8 **两广事变**……程思远（47）
9 一九三七年我团在上海抗战的经过……沈　治（57）
10 上海抗战亲历记……刘维楷（66）
11 抗战初期第二十一集团军在沪浙皖战场
……蓝香山（73）
12 黄广会战概况和八十四军的作战经过……凌压西（88）
13 **蒙城抗战记**……凌云上（96）
14 徐州突围纪略……阳鼎芬（110）
15 一九三八年寿县战况的回忆……刘清凡（117）
16 第三十一军一三八师参加徐州会战与突围
……刘立道（124）
17 徐州会战见闻忆述……余定华（127）
18 徐州突围回忆录……周　竞（13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 四一四团用重机枪击落敌机……杨赞模（141）
20 抗日阵亡的吕旃蒙烈士……冯　璜　覃泽文（144）
21 桂南之战的回忆……巢　威（146）
22 回忆抗日时期的空军生活和战友……江秀辉（170）
23 抗日时期的空军卅二中队与朱嘉勋……韦大卫（185）
24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公路运输……恽震甘（192）
25 桂林七七剧团简记……陈秀椽　岳勋烈（214）
26 “乐里教案”概况……黄立志（220）
27 对《桂林大火及沦陷》一文的订正
……冯　璜　刘维楷（229）

重印说明

一九八五年三月我们出版的《广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由于工作疏忽，审查不严，致使有些稿件“左”的东西未剔除，失实的未认真核实，造成了失误。如蓝香山先生所写的《抗战初期第二十一集团军在沪、浙、皖战场》一文中涉及王汉昭同志（现系中共党员，区政协常委）的有关史料，其失实与“左”的内容均未纠正而草率付印。尽管该辑发行后绝大部分已及时收回，但已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此，特向王汉昭同志道歉。此次重印时，我们会同业务组同志对文稿全部重新进行审查，凡不符合史实的，予以修正或删节，对稿件中“左”的东西作了清理。尽管如此，由于我们政治思想及业务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祈笔者、读者多予批评指正。

区政协文史办公室

陆荣廷讨袁的经过

林虎口述　李静生记

陆荣廷字干卿，广西武鸣县垒墟村人（壮族）。辛亥革命时，他以广西提督响应革命，电请清帝退位，嗣继沈秉堃任广西军政府都督。他对袁氏背叛民国阴谋称帝，深为不满，因而托病请假；以第一师师长陈炳焜代理职务，自己在暗中准备实力以待时机。在当时像他那样地位的人，具有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我们避迹海外讨袁的同人，曾讨论、估计过陆氏，认为他本人的义侠襟怀是足够的，但若希望他首举义旗，力任艰巨，那就感觉其部众有突出才智之士太少。而云南方面的情况，李根源（曾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很久）、方声涛（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很久）跟我们都很熟悉。云南两个师的干部完全是讲武堂出身的。讲武堂老教官罗佩金、顾品珍、黄毓成、叶香石、殷承瓛、赵又新等都是唐继尧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怀才欲试，久屈思伸，既为讲武堂学生所信仰，又为唐继尧所疑忌；因之云南是很有条件着手的。我们遂决定先经营云南，迨云南提出先决条件后，即由钮永建同我由香港进南宁，要求陆荣廷同意。我是参与其事的一人，兹就回忆所及，概述如下：

我自一九一三年七月在江西首义讨袁战役失败后，由长沙、汉口、上海出走日本东京。到黄兴离东京赴美国，李烈钧去法国之后，一九一五年春，我亦偕熊克武、龚振鹏、耿毅搭荷兰邮船到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转新加坡。我们军

界同志在东京虽散居各地，但无形中是有一种志同道合的联系。陈炯明自广东讨袁失败后亦出走新加坡。我同熊、龚、耿到达该地时，陈正孤苦无聊，对我们很表欢迎。陈在新加坡用某实业公司名义组织了一个筹款机关，向美洲和南洋的华侨筹款，内容怎样，不得其详。到了秋冬间，李烈钧的钱用得差不多了，也回到槟榔屿来住，因为那里生活水准比较低些。其时袁世凯称帝的部署愈来愈积极了。我们原拟把我们的力量和陈炯明合作，但见他性情过于拘执，心思过于深沉，恐怕不易共事，大家对此都有些踌躇，因而尚未提出讨论。袁世凯帝制自为已十分明显，陈炯明认为时机已到，派邹鲁和马育航回香港设立机关，进行活动，旧店新开，希望能多有几个助手。当时熊、耿、龚已返日本，我带同青年干部周毅夫、王啸、吕沧隐三人，被陈炯明邀作助手。临行时，陈炯明当面嘱咐邹、马说我对香港人地两生，英、法两国又与袁世凯订有协定，彼此可以引渡匪事犯，所以我的食住和安全必须要为注意和照料。邹、马唯唯领命。我认为他们考虑很周到，颇为感激，以为到港可以安心进行工作。因为龙济光所部的钦廉籍团、营长，有不少是与我在前清时的同事好友，不愁无活动对象。谁知海轮将要进香港的两三点钟前，邹鲁忽然问我，说："你们到香港住那里？"我听了真是诧异，只好转问他："你们住那里呢？"他答暂住亲戚家。我追问是什么街名。他说："事关秘密，我不便说。"我只好忍了一肚子的气再问他："你们不是有机关在香港吗？为什么不住？"他答："这机关住不得了，时常遭到警察搜查和龙济光的特务窥伺。"我听了笑说："我虽然没有亲戚家可住，朋友的家想必可以找到的。"他又问："我们即刻就要分手上岸，安顿行李后，怎样再见面来商量联系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办法呢？”我说：“香港有一家老菜馆名陶陶仙馆，大家上岸把住处搞妥，隔两小时后，无论谁先到陶陶仙馆，都用某某（假名）登在水牌上，届时大家到来吃饭，就可以会谈了。”说完我就回舱和周毅夫等商定：船到之后，我住某街的日本旅馆，叫周先去看好房间等候；又叫吕沧隐去开中国旅馆，选一个偏僻房间住下；再叫王啸去住另一个中国旅馆，大家安顿好之后，即分头到陶陶仙馆会面。正午十二时左右，船到香港。我独自上岸乘电车在香港转了一周，约下午二时就到陶陶仙馆坐下，等候半小时左右，周毅夫等先后来到，不久邹鲁和马育航也来了。马育航开口就说：“好消息”。我问：“什么好消息？”他说：“人心思汉。”邹鲁接着说：“过去运动费需要多少多少，现在什么也不需要。内地有些军队知道我们就要回去，预先派人等候我们接洽，什么运动费都不需要，只要一些行动费就行。”我问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住在朋友处，很秘密，因为近日袁世凯对我们很注意，暗探很多，国事犯也可以引渡。”他们也问我们住在什么地方。我也说，到某中国旅馆找到王啸就可以找到我。大家在饭后各自分手。我就和周毅夫到日本旅馆投宿。我一路想：他们是不能共患难的人，长此下去，势必贻误我们的活动，消耗宝贵的光阴；时机既迫，我们必须自起炉灶，要自起炉灶，就得有人有钱……我正在作自起炉灶的打算，盘算怎样筹集经费和从东京找些人来。第二天，邹鲁和马育航又来和我会面。邹鲁说有第二批人来接头，也只要点旅费回去就可以动手。过了三、四日，邹鲁等又来对我说：“你们在旅馆住，不是长久之计，有没有办法找到别的地方住呢？”我故意对他说：“哪知道到香港后找不到朋友。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他们说：“地方是有

的。”我问：“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出地点，原来就是他们所设的机关。我听了心里立刻打了一个冷噤。机关常常被搜查捉人，做秘密工作的人是不能住在这种地方的。他们要我们去住在那里，岂不是把我们送给敌人？于是决心和他们分离，就对他们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已派周毅夫到东京叫我家里把留下的伙食费拿一部分来，又写信给东京相识的朋友，看他们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现在姑且住下来再说”。稍停又说：“我原先很兴奋积极的，到香港后，看到各方面的情形，竟变消极了。”他们稍作安慰，敷衍几句就回去。邹鲁、马育航走后，我立即写信给杨永泰。那时杨在上海办《中华春秋》，因为他的工作环境关系，无形中成了我们军界同志几个活动分子的义务通讯机构。我写信给他，他就可以将信摘要密电告知李根源，李就可以邀集在日本的志同道合的同志来讨论研究，决定办法。我要求杨永泰转告下列几点：（一）与陈炯明合作靠不住，他的驻港机关对我们歧视、嫉忌，决不能合作；（二）运动广东只能作为附带，主要应运动云南和广西，才能发挥我们的活动力量；（三）请找几个云南、广西方面有关系的人来；（四）要找经费来源，自起炉灶。这信由周毅夫搭船到上海面交杨永泰。约有一星期之后，东京方面电杨永泰说：派钮永建、方声涛来香港，并有信由方声涛带交香港富滇银行经理张木欣，请张木欣接济款项。周毅夫把这电抄下来带回香港给我。过了几天，钮永建和方声涛都到了香港。方声涛找到张木欣，张木欣拍胸口说愿负一切经费责任。于是我们就进行工作，首先是租屋住下来，找到一个老同盟会员谢良牧，他原是南洋华侨，在香港跑马地开嘉泰织袜公司，请他做担保租房屋，（当时在香港租屋是要有家眷的）我又写信到东京叫家眷先搬回上

海，再行来港。接着又设机关，罗致工作人员，来投的有梁史、梁义忠等。

我和钮永建、方声涛商量，大家都认为应该从云南下手，因为云南和李烈钧、方声涛、李根源的关系很深，容易做工作。云南军界先进分子有罗佩金、顾品珍、黄斐章、叶香石、赵又新、殷承瓛等，都是留日士官生，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云南新军的干部，都是云南讲武堂的学生，很信仰罗佩金等的为人。前清末年蔡锷曾经由李经羲从广西咨调到云南充当协统；辛亥革命，云南独立，就推蔡锷为都督，后来蔡锷被排挤，辞职养病，请调黔督唐继尧任云南都督。唐继尧虽曾与罗佩金等同时在讲武堂做过教官，但与大家是有隔膜的。罗佩金等都是我们认识的人，也是有作为的人，相信他们必能同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就写信给杨永泰密电东京，从我们所组织的青年干部补助机构“浩声庐”调取两个曾随方声涛在江西讨袁作战的云南讲武堂学生到香港，先带信去云南，面见罗佩金。约一个月后，这两个学生从云南转回香港，带来罗佩金的口信，很简单，只是两句话：“有办法，要方声涛入云南商量。”于是方声涛就动身入云南。我见事情有了发展，就写信给杨永泰，要他转电李根源：工作进行顺利，方声涛已入云南，今后的事情必然繁多，要加派些人来共同策划进行。信去不久，李根源、熊克武、蒉振鹏都来到香港，我们就在香港等候方声涛的消息。

不久，方声涛回到香港。我们始悉云南在方到达之前，就已经酝酿讨袁；方到之后，他们说“云南独立不成问题，但要求两个条件：（一）云南的独立须得到广西的同意，因为云南独立，必然进取四川，贵州方面与云南关系甚深，可

保无虞，但若不先征得广西同意的话，袁氏必使广西出击云南，使云南腹背受敌。（二）云南独立后一个月内最好是广西能以独立来响应，万一广西独立准备需时，亦必须确实负责担保在这空间不使龙济光的兵假道进扰云南后方。倘若这两件事得保证，云南随时可以独立。”方声涛从侧面探知云南的中下级军官都同意讨袁，向外发展，惟虑唐继尧没有此心，不过，只要条件成熟，唐继尧不同意时，索性倒唐讨袁。

大家根据方声涛带回的情况研究商量，决定照他们所提的条件来进行，推我和钮永建入广西，争取陆荣廷的同意。因为钮永建在前清时曾在广西南宁军事学校当过教官，和广西的军人有点渊源；我则是广西人，在南洋时陆荣廷曾派其亲信曾其衡来向我慰问；我们两人去活动是比较适宜的。这时陆荣廷虽然得袁世凯封位，但是他称病不视事，职务交给陈炳焜代理；袁氏也早派王祖同做广西巡按使，暗中监视着他。

我和钮永建分头入广西，纵使有一人中途遇险，还可希望第二人能安全去完成任务。钮永建乘港梧船到梧州转南宁，我则取道越南海防、同登进镇南关（今睦南关）到龙州转南宁。我先乘船由港到海防，到海防找到旅馆后，就到理发店去理发。理发师理了一会发，突然在我耳旁低声问道：“先生你几时到的！”我暗地吃了一惊，问他：“你知道我姓什么？”他说：“你姓林。”我又问他：“你从前做过什么？”他说：“我从前跟过八大人（郭人漳之弟）当过勤务。”我觉得这人定和陈菊圃有关，那就不如主动地找陈菊圃好些（陈在前清曾做过钦廉兵备道兼边防督办郭人漳的侦探委员，我从前是很熟悉的，可能他还是以侦探为业。）。我于是问他：“你们生意做到几时？”他说：“过一会就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息了。”我又问菊圃在么？他说在。我就说：我住在某旅馆某号房，请你替我转告菊圃。我理发完了就回旅馆休息，时见一人在我房门外探头探脑，我忍不住就问他做什么？他说：“你是林先生吗？”我说：“做什么？”他说：“陈菊圃在这里。如果他请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千万不要去。”原来这是当地国民党支部负责人吉某叫他转告我的。我说请你们放心，他便走了。这人去后不久陈菊圃就来看我，和我谈到近来安南当局查得很严，袁世凯外交的手段很辣，国事犯也可以引渡等等。最后约我到天黑时他再来邀我出去晚餐。我看情形不致有什么恶意，就答应了他。届时，他坐一部自拉缰小马车来接我，我也就硬着头皮和他出去了。吃饭地点在一间商店楼上，到时有一人先在，是以前跟我当营长的杨南昌的亲弟，他是拔贡，大挑分发云南候补知县，防城县人，常往来于滇、粤间，大家都是认识的。吃饭时陈菊圃劝我谨慎点，他由于职务关系，对我的行踪不能不向边防督办报告。我问了他，才知道当时的钦廉道尹兼督办还是冯子材的第七子冯纯卿（名锦楷），我要求陈菊圃将我的行踪迟报一星期。我告诉他：冯纯卿是我的好朋友，你这样做，冯知道也不会责备你的。最后，陈是同意了，但是要我赶快离开和不要在外多露面。我和陈谈妥后，次日就离开海防到同登，途中倒没有出什么事故，但刚投宿客栈不到两小时，就被当地警察搜查行李，并传到警局问话。他们见我有一支很漂亮的水笔和港币数百元，就盘问我家里做什么的？我说我家是马来半岛种橡胶园的。他又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南宁。他又追查到南宁做什么？我说我有亲戚在南宁将军府做秘书，我去投亲找事做的。他们问不出什么，就放我回旅店。谁知不到一小时，又传去盘问一次，总算给我应付过了，没出什么

邕宁。第三天我就离开同登进入中国边境的鸭水滩；第四天到龙州。在龙州找了许久都找不到旅馆，所有的客栈都住了兵。原来陆荣廷已有准备，把军队悄悄地集中了，我只得雇小艇住宿。住了两晚，我搭轮船于第七天晨六时到了南宁，就近住在“济安筏”上。这是一所水上旅店，房间的左左右右都住满了到北京请愿——请袁世凯登基做皇帝的所谓“各界公民代表”。我把行李安顿好，急于要知道钮永建是否到了南宁，即到将军府探询。时为上午七时许。我到传达室请见陆荣廷和陈炳焜。传达说：“陆老帅有病不问事。陈师长昨晚开会，今天要很迟才能起来。”我看势难立刻见面，只好留字，就扯谎对他说：“我是陈师长派出去查事的人，是要急于回报的。我现留信这里，师长起身时，请你赶快转呈。”他答应了，我就取纸笔信封留一简单的信，大意说我今晨到此，现住何处，有要事面达，请指定时间派人通知，以便来见，署名林隐青。留信后我回济安筏等候，到下午四时仍无通知，心里很觉不安，于是写了一封长信给陆荣廷，大意说：“我今早由龙州乘船到了南宁，是受海外同志之托来面达一切的。我能够到此，虽未和你会晤，心里已经觉得非常愉快；但恐怕你事多，未能即时见面，纵或见面，又恐怕谈话时间有限，未能将海外同志的一切意见谈得清楚，所以现在先写这封信给你。辛亥革命成功，政府北迁之时，大家都怀疑袁世凯会不会做皇帝，不料今天竟成事实。当年我们革满清之命，牺牲的人很不少，今天依然出一个皇帝，我们革命的成绩完全付诸东流，对以前牺牲的先烈对不住，所以我们要继续革命。但举目天下，无一人能共商这事的。素仰我公满怀忠义，以当年劝清帝退位这事而论，固然是对民国的功勋非常伟大，而对清廷的善后也非常适当。今日袁世

凯要做皇帝，这事相信是出于我公意料之外的！相信我公对这事一定是非常愤慨的！因为我公对于创造民国和劝清帝退位是有功于天下的，倘若今天对袁世凯之称帝都认为可以同意的话，将来史笔直书，我公何以自白于后世？我个人年前承你派曾其衡到南洋慰问，对你非常感激，认为是我的知己，并且认为是可以为国家做大事的人，所以海外的同志委托我来南宁代达他们的希望。现在我已经到了南宁，希望给我一见，如果以我此来过于唐突，将我处以应得之罪，我亦绝不逃避。我现在住于某处，正在等待你的命令”等。我吃过晚饭，大约下午六时左右，又亲自将信送到将军府。送信回来，休息一会，将近二更时分，忽然大雨滂沱，我想今晚不会有人来找了，闭上房门，正打算脱衣就寝，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有两个穿便衣的人，一前一后，站在门外，在前的一个是彪形大汉，在后的一个手提马灯，像是随从的人，看样子来意不恶，我就让他们入房。那大汉自动坐下，问我是不是从龙州来？吃过饭没有？我回答之后，他从掌上伸出一个字条，问我这是什么？我接过一看，原来是我今早留给陈炳焜的信，我照实回答。他又拿出一信问我是什么？我一看原来是我前年去新加坡时，途中写给陆荣廷的信，我也照实回答。接着他又拿出钮永建的信和我今天给陆荣廷的信，我一一回答清楚之后，他就说：“对不住，因为我们未见过面；我姓马，马慎堂就是我，马济也是我。老帅知道你来……”说到这里，我连忙插嘴止住他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前后左右都住着请愿代表，和他们是一板之隔。”于是他和我外出，走了几条街，到了一间商店楼上，进去一看，曾其衡和钮永建都住在这里。坐下之后，马济说：“在这里我可以少说很多话了，一切你问钮先生便知。有遗漏的

地方，我补充就是。”原来在香港别后，钮永建不几天到了南宁，他径入将军府，恰巧在门口遇着甘郎廷，这人是他的学生，在将军府当参谋。甘一见钮就问：“老师，你怎敢到这里？”钮问缘故，他说：王祖同在这里监视很严。钮大吃一惊，马上乘原船回梧州，欲返香港。钮走后，甘把这事对曾其衡谈及，其衡报告陆荣廷，陆就派曾乘快轮赶上商轮把钮接转南宁来。钮在我们坐定后说，他到南宁也没多久，陈炳焜说陆荣廷病了，陈的话有些吞吐，大意说上将军对袁世凯称帝也有些不服气，但事已至此，他又有什么办法？国家不是他一个人的，就算他个人没法子爱国，天下还有许多人，也必定会有法子爱国的。云南能先动就是爱国的表现。从这些话来推测，陆老帅可能有接受的意思。钮永建说完，马济补充说：“你们二位到了南宁，陆老帅已经知道了。今晚又接到林先生的信，老帅很感谢你们二位，要我代表他来转达。为什么对你二位感谢呢？第一是不把他当作外人，能够信任他而亲身入广西，这是他对海外同志和你们二位非常感谢的。第二是你们为国出力十分真诚，不但不辞劳苦，而且敢于冒险，这是他对你们十分钦佩的。至于海外同志要广西承担起云南方面所提出的条件，老帅愿以人格担保，绝对做到，但时间上还要等待一下，因为有三件事不能不等待的：（一）广西曾要求给一百万元军饷和三千支枪，中央指示由广东拨交，大约要迟两三个星期才能全部收齐，这件事是我到广州接洽的。（二）广西的军队现在分散各地，必须集中起来，以防万一，但集中不能太露痕迹，需要一段时间使军队在无形中集结起来。（三）王祖同监视很严，我们在准备未成熟前要保持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你们二位暂时离开南宁，老帅吩咐派曾其衡、雷殷二人做通讯员，来往

南宁、香港两地，负通讯联络之责。最后还有一件事请你们不要误会，就是你们二位来南宁，可能有其他人知道，我们为敷衍别人起见，表面上要出赏格来捉拿你们，这是得先行讲清楚的。看几时有便船就安排你们从梧州回香港去。”我们还开玩笑的问马济：“经过梧州时，王祖同要捉我们怎么办”？马济说：“我们暗中派人保护，倘若他要捉，我们派的人就化装土匪把你们抢回来。”经过这一夜的谈话，我们已用不着和陆荣廷见面了，次晨便从南宁搭轮经梧州回到香港。曾其衡、雷殷二人和我们同行，到港后住在我们的机关里。

我和钮、曾、雷回到香港，把广西的情况向大家报告，大家非常满意。于是一方面从东京调人来帮助，熊克武、但懋辛、冷遹带同几个四川籍的留日学生，就从日本来到香港；一方面又派方声涛带十五万元港币换成毫洋运入云南给他们做发动费，并把和广西接洽的情形告诉他们。方声涛到昆明把情况一说，大家非常高兴，就积极去发动下级军官。我们原来是推李烈钧入云南的，方声涛在昆明已说及，他们表示欢迎。为着准备入川，我们又加推熊克武、但懋辛、耿毅、龚振鹏等随李入滇。正在准备动身的时候，突接杨永泰在上海打来密电，报知蔡锷已脱险离开北京，乘某轮来港，要我们接待他。当该轮到港时，我就派人把蔡锷接上来。这时蔡还不知云南的情况，他只说他对袁世凯做皇帝非常愤慨，因而冒险离开北京，打算入云南发动讨袁，能够发动一连算一连，不顾成败利钝。经我们把在云南进行的情况告诉他，他大喜过望，说是非出京时意料所及。

其时，云南的形势渐趋明朗化，罗佩金、顾品珍等的活动成为公开的秘密。唐继尧知道了此事，他意识到若不同意

讨袁，自己的军队就掌握不住。他固然非常生气，但也无法阻止汹涌前进的怒潮。事后听说唐继尧怀疑李烈钧搞他的鬼，非常痛恨李烈钧。蔡锷到了香港之后，我们问他怎样进入云南？他说要打一个电报给唐继尧，但是没有密电本，我们说香港富滇银行经理张木欣有，他就托张木欣转电给唐，大意说他已脱险离开北京到达香港，现拟入滇。据说唐继尧由于痛恨李烈钧，以为蔡锷到了云南可以抵销李烈钧的影响，所以复电欢迎。蔡锷就托富滇银行代办手续，经安南进入云南。

蔡锷打电报给唐继尧之前，李烈钧已离香港并已电知唐继尧，唐在接到两人电报后的态度是怎样呢？对蔡锷则派员到老街去欢迎，对李烈钧则派其弟唐继虞到老街去阻止，借口树大招风，请李暂缓进入昆明。当时军队干部知道此事，即推团长邓泰中到老街欢迎李烈钧等人。唐继虞向李转达了乃兄的意见后，对李等的行止，不敢有所决定。次晨李等即同邓泰中乘火车到昆明。李住罗佩金家，熊等住邓泰中家。

蔡锷、李烈钧都到昆明之后，唐继尧对独立讨袁事已不能不表示同意，乃召开军事会议，宣布独立。在军事会议上，大家都主张主力出川，并同意把云南的出征军队编成两个护国军，护国第一军总司令为蔡锷，率部进取四川，护国第二军总司令为李烈钧，出防滇边剥隘一带保卫滇境，如广西响应独立，即入粤攻取广州。另以熊克武为四川招讨军司令，罗佩金为总参议，随同第一军出发。黄毓章为援进军总司令，巡逻于滇、黔、桂三省边境黄草坝一带。

云南宣布独立之后，袁世凯果然派龙济光率部向云南进攻。广东巡按使张鸣岐以为广东地方重要，龙济光不能离开，打电报给袁请留龙济光军队驻守广东，改派龙济光之兄

龙觐光带二千人运枪械八千支入广西，在广西招募八千人凑足一万进攻云南。龙觐光和陆荣廷原是儿女亲家，得到陆荣廷同意即率部入桂。陆荣廷留他在将军府同住，表面和他敷衍，划百色作他驻兵区域，并派韦荣昌率兵四千为他守护运来的八千枪械和弹药；又派陆裕光在百色一带代他招募新兵。其时肇庆镇守使李耀汉在云南宣布独立之后，暗中派人到广西和陆荣廷通款，大意说因时局变动，他感到没有依靠，准备和广西联络，共同行动，广西有什么举动，他立即跟随。

蔡锷经过香港时，我们曾把在广西的活动情况告诉了他，可能是他打电报到上海《时事新报》转知梁启超，因而蔡锷离开香港不久，我们又接到杨永泰来电说梁启超带了三个弟子——兰公武、汤觉顿和吴某乘船到港，要我们招待。船到时我们把梁等接上香港。梁问入南宁有几条路可走？时李根源在座，他指我说："他很熟"。我就接口说："路有两条，一条较快，但是有危险；另一条较慢，却比较安全"。梁问那一条较安全呢？我说："经安南入镇南关到龙州转南宁。"他又问那一条危险呢？我说："经三水、肇庆到梧州上南宁，这路船上常有密探。"他们师徒商议结果，决定汤觉顿走梧州一路，以最速行动入南宁，把梁启超的亲笔信带给陆荣廷；梁本人则走龙州一路。这时云南已经宣布独立。我们在香港原和日本驻港领事有联络的，梁启超要经安南入广西，他是袁世凯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目标太大，我们为着他们安全起见，就请日本领事协助。日本领事答应帮助，由海防日本领事负责招待和掩护。梁到达海防之后，被日本领事负责招待去游山玩水，迟迟其行。据说日本领事打算等待广西正式宣布独立之后，才把梁送入广西，以保安全。汤觉顿在香港急于要进广

西，而他对广西人地两生。他对我们说：他带得有梁启超给陆荣廷的亲笔重要信，这信十分紧要，是要赶时间的。以此分析，他们可能连独立檄文都做好了，只要广西照发而已，这样大的事都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和李根源、曾其衡等谈，都讥笑天地间竟会有这样自私自利的人。曾其衡笑着对我说："你是喜欢写信的，何不写信到广西告诉他们？"我觉得这办法对，就分别写信给南宁陈炳焜、马济和梧州的莫荣新，大意说："广西的准备看情况已经差不多了，至于将来宣布独立所发的檄文，我们海外同志对于檄文的署名有两种不同意见，一部份人主张加入岑春煊之名，一部分人主张不要岑春煊署名。主张不要岑春煊署名者以我为最力。因为我认为袁世凯称帝，各省都受其封王封侯，独广西不受其羁縻，起而为国家除民贼，这在你们是一种义举。你们既牺牲官爵利禄而为国讨贼，其荣誉应由你们自己承受，不必客气，也不应拿这个荣誉分给别人做人情，况且你们为国讨贼，纯粹出于自动，是表现广西的人格，倘若参加省外某一人的署名，那你们就完全成为被动，不独使各位受了委屈，并且使天下之士讥笑广西内部太无人。我认为万万不能加入岑春煊之名其理由在此。未尽之意，托曾其衡先生面达。"

曾其衡带着我的信连同我们帮助广西动员费东毫十二万元回广西后，我们就请雷殷陪汤觉顿去梧州，他们到了梧州，雷殷先去见莫荣新报告情况后，复带汤觉顿去见莫。汤请莫找船把他送到南宁，莫故意作弄他说："汤先生，你这样大胆！王祖同不知多少耳目在此，你胆敢到来，害我的事小，你自己的生命安全事大。你最好还是回香港等一下，时机到了，我通知雷先生送你到南宁。"汤觉顿说："我不怕危险，请你想什么办法给我找交通工具。不管怎样危险我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